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以人為本的歷史社會學：黃金麟的學術關懷及其貢獻

Historical Sociology Based on Human Beings: In Remembrance of Jinlin Hwang

doi:10.6752/JCS.201710_(24).0016

文化研究, (24), 201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017

作者/Author：汪宏倫(Horng-luen Wang)

頁數/Page：239-24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以人為本的歷史社會學：黃金麟的學術關懷及其貢獻 Historical Sociology Based on Human Beings: In Remembrance of Jinlin Hwang

汪宏倫*

Horng-luen Wang

我必須先是「人」，然後才能成為社會學者。

（黃金麟 2009：236）

紀念一位學者，最好的方式是緬懷他的學術成就，縷述其貢獻。撇開單篇的期刊論文暫且不提，金麟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三本專著上：《歷史、身體、國家》(2001)，《政體與身體》(2004)以及《戰爭、身體、現代性》(2009)。將這三部著作貫串起來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身體」，因此這三本書後來被合稱為「身體三部曲」。從副標題來看，這三部曲各有其專注的時空焦點，其中含括了「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以及「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要對這一系列時空跨度頗大、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嚴肅作品做出完整評價，誠非易事，也不是筆者此處的意圖；這樣的工作，要等日後有人來完成。¹在這篇紀念短文中，筆者只想針對金麟學術作品的原創貢獻與核心關懷稍加著墨，並嘗試從筆者個人的研究角度與之對話。

「戰爭、身體、現代性」是金麟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的標題，而這三個詞彙，其實也畫龍點睛地勾勒出他過去的知識軌跡與主要學術貢獻。這三個

*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電子信箱：hlwang@gate.sinica.edu.tw

1 個別來看，這三部作品在國內外分別都有學者評論，顯見它們引發相當程度的重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方孝謙(2002)；江偉平(2003)；侯杰、姜海龍(2004)；雷祥麟(2001)；黃小艷(2008)；林書琦(2008)；以及鄭祖邦(2009)。不過，將三部作品視為一個整體系列加以檢視的單篇評論，迄今尚未出現。

詞彙背後所指涉的概念，彼此關聯，交織出金麟一生的知識圖譜。只不過，在勾勒這個圖譜的形成軌跡時，我們必須把順序顛倒一下，先從身體開始談起。

一、身體

國外學界對身體的研究興趣，大約興起於1970至1980年代，尤其隨著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作品被大量英譯之後，身體作為理解社會歷史文化的核心，逐漸蔚為風潮。在臺灣，無論是在社會學界或歷史學界，把「身體」帶入討論、作為分析焦點的研究，金麟都可以算得上是先驅，而上述「身體三部曲」則可說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金麟雖然深受傅柯啟發與影響，但他在分析取徑與理論立場上，卻與傅柯保持明顯的距離。2016年1月，東海大學社會系曾經舉辦了「身體三部曲書評會」，邀請傅大為、林國明與筆者三人，分別對上述三本書加以評論。在回應的時候，金麟本人道出他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關懷，在於探討「人的自主與身體自由的可能性」。²這三部曲，尤其是第一部，在出版後受到廣泛的關注，被認為是把「身體」帶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連對岸的學界也極感興趣，不但在2006年出了簡體字版，也有書評加以評介。³金麟在這本書的最後總結道：

我們歷經什麼樣的歷程而有今天的身體？這個簡單而直接的提問就是本書想要清楚回答的問題。之所以有興趣進行這項討論，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對「人」的存在的關懷，另外一個是對自己的存在的好奇與質疑。(2001: 283)

金麟曾自述，如果「不關心人，沒有歷史感，沒有人味」，那將不是他想追求的社會學。身體正是他把「人」帶進社會學分析的一個重要界面，也可說是他自我追尋的「存有論起點」。這也是金麟反傅柯式的「後／結構主義」立場的重要根據之一——對他來說，人（以及人的身體）並非只是被動受到權力／知識機制(power/knowledge apparatus)的形塑，也不全然僅能受限於結構的擺佈；透過對身體的歷史考掘，他希望重新找回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這個主題在三部曲中重複出現，可說是貫串他學術作品的核心關懷。

2 這場書評會的評論與回應全文，可參見《社會分析》第12期(2016年2月出版)，頁145-182。

3 參見邱振浩(2009)；劉宗靈(2008)。

二、戰爭

在探討「我們（現代人）的身體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金麟先是揭示了現代國家所扮演的角色（第一部曲），接著探討了政體與身體的關係（第二部曲），最後則是發現了另一個新的角色——戰爭。筆者在上述書評會中曾經戲言，身體三部曲到了最後一部，跑出了一個非常搶戲的配角，幾乎搶走了主角（身體）的戲，這個配角就是戰爭。《戰爭、身體、現代性》這本書可說是把戰爭帶入臺灣學界（尤其社會學）討論的先驅作品之一，開啓了日後許多相關研究。⁴筆者主編的《戰爭與社會》（2014）一書，某種意義下也是受到他的啓發，而金麟本人也在書中貢獻了重要的一章。事實上，在這個搶戲的配角出場後，金麟的研究焦點也開始從身體轉向了戰爭，他的下一本書便是要探討1920年代以來中國的戰爭、革命與治理之間的關係，可惜壯志未酬。金麟曾自述，他對戰爭的研究興趣其實相當偶然，緣於他在一個夏日午後聽見窗外學生的軍訓口令，使他領悟出當前臺灣社會對身體的規訓，其實與戰爭及其動員體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筆者形容這是金麟知識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牛頓時刻」，猶如傳說中的牛頓在被樹上落下的蘋果擊中的瞬間，領悟了萬有引力的想法。金麟這個看似偶然的頓悟，也幫助我們發現了理解臺灣歷史與社會的一把金鑰。

金麟對戰爭的興趣，主要仍是結合在他對身體的研究軸線而來，因此他的焦點主要仍集中在「軍事化的身體」與「戰爭與治理」等議題上。他探討的不是戰爭的「力與美」，也不是戰爭的破壞性，而在於戰爭的生產性。就這一點來看，他的確受到傅柯的深刻影響，儘管本書對戰爭的詮釋角度，與傅柯有明顯不同。⁵而對於戰爭這個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金麟也有他批判的關懷：

歷史沒有必然的常軌，過去的路程未必是將來的選擇，也未必是下一代必然要面對的宿命。研究戰爭就是爲了要讓操弄戰爭的空間不

4 嚴格來說，臺灣學界不乏對戰爭的研究，但大多局限於歷史學界，畢竟無論是研究中國史或臺灣史，近現代的幾場重要戰爭（如「甲午戰爭」、「八年抗戰」、「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等），都是無法繞開的主題。但是，把戰爭提升到理論高度，將之帶入跨領域視野，尤其啓發筆者日後所稱的「戰爭遺緒」(legacies of war)研究的，金麟還是重要的先行者。

5 金麟與傅柯在詮釋戰爭上的理論差異，可參見前述書評會中筆者的發言稿。另可參見鄭祖邦的書評。

再存在，或至少不再成為便宜的習慣。(2009: 236)

這個對於「歷史發展的必然常軌」的質疑，也反映出金麟對於另一個更大議題的關注，也就是現代性。

三、現代性

現代性作為一個主題式的核心概念，到了「身體三部曲」的第三部才被清楚標示出來，但金麟對現代性這個議題的興趣與關注，其實遠早於此。「身體三部曲」的第一部與第二部，已經持續對現代性加以考察反省，而他這兩部作品的核心關懷，不外乎探究「現代性在中國的開出和演變究竟對存活在其中的人，產生什麼根本改變？」(2005: i)。而除了「身體三部曲」外，金麟也曾與黃崇憲及筆者三人合編了《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 2010)一書。在某種意義下，這本編輯專書也具有原創的貢獻，原因在於它可說是臺灣學界第一本以較為全面性的多元視角與歷史縱深，具體檢視現代性在臺灣的開展過程。有別於1980年代以前出現過的「現代主義」與「現代化」風潮，1990年代之後的臺灣學界開始出現對於「(後)現代性」的討論，至2000年代可說達於頂峰。2003-2006年間，筆者擔任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中程教育改進計畫」下面的「現代性計畫辦公室」主持人，而金麟也帶領著東海大學社會系與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的同仁，在這個計畫的資助下開設了一系列的現代性專題課程。2006年計畫結束後，我們決定留下一些共同成果，因此邀集了10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多方面地檢視了現代性在臺灣的開展歷程與變貌。從1960年代開始，現代化理論在臺灣風靡一時，到了1990年代，後現代在臺灣蔚為風潮，但學界始終缺少一本全面檢視現代性在臺灣開展歷程的學術著作。《帝國邊緣》可說是國內學界第一本全面深入探討現代性在臺灣開展歷程的專書，雖然不免尚有疏漏不足，但仍可說是學界的一個里程碑。⁶這本書嘗試探問：「相較於現代性在西方的開出與傳散，臺灣的現代性有何特別之處？」我們

6 借用一位書評者的話來說：「這本書不但是臺灣學界首次深入探討現代性議題『集體智慧的結晶』(頁IX)，更已立下後人在討論臺灣現代性問題上無法繞過的里程碑。」(湯志傑 2011: 198)。

使用「帝國邊緣」來捕捉臺灣現代性的特質，因為「現代性在臺灣的濫觴與開展，自始即與臺灣所處的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就筆者所知，本書出版之後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成為許多大學與研究所相關課程的用書，同時也成為國外學者理解臺灣現代性的參考著作。雖然筆者身為編者之一，這麼說似乎不免有「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嫌疑，但金麟在這方面的貢獻，實在不容抹殺。

金麟所受的是社會學的訓練，但他的研究領域與對話對象卻是跨領域的，其中與歷史學的關係尤其密切。這一點，我們從過去撰寫書評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歷史學者，可以看出。相形之下，金麟的作品對社會學的貢獻與重要性，似乎反而被低估了。從社會學的次領域來說，金麟所從事的研究可以被歸類為「歷史社會學」，但他不該被單純地理解為「研究歷史的社會學家」，正如同歷史社會學也絕對不是指「用社會學的概念或方法來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歷史社會學大概可說與社會學「同壽」，因為社會學一開始的提問即是歷史的。儘管從所謂「古典社會學」之後發展出不同的理論流派，有些著重歷史發展規律與因果法則的探尋，有些則著重歷史變遷的機遇與能動性，但歷史社會學的一個共通的關懷，在於探究大規模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尤其環繞著現代社會生成（或可稱「現代性叢結」）的種種現象，例如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民族國家、殖民主義、階級、革命與社會運動等。金麟的研究之所以可以被理解為歷史社會學，不在於他考察的是1895年以來中國或臺灣的歷史（或身體史），而在於他嘗試理解在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中（用金麟自己的話來說是「現代性在中國（或臺灣）的開出過程中」）身體歷經如何的轉變。

在現代性這個問題上，金麟和筆者有一個共同的研究興趣，就是民族國家的形成與作用。金麟把研究焦點放在身體上面，試圖揭露民族國家在形塑現代身體的歷史過程及其角色，而他對民族國家，也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批判：

就像國族或民族國家的發展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而只是一個為時不過三百年左右的體制建構一樣，它的終止也有一個時間的端點存在，差別的只是從何時、何地開始而已。因此，在思索身體的生成時，我們無須把既有的臣屬當作是一個恆常的狀況來對待，甚至把短暫當作永恆來觀看。這種誤認將使身體更加無法自國族統屬的格局中，或權力與金錢連結的網絡中解放出來，反而會使身體繼續溺斃在既有的權力之海中，不得超脫翻身。(2001: 291)

金麟對身體的深層關懷，在這裡顯現出來——透過身體，他希望賦予個

人能动性，而非僅只將個人當成是被權力形塑、或是被歷史規律操弄的木偶：

歷史不會因為教條性的期待就變得合理，堅實的批評和反省才是走出合理性的基礎。……在歷史還沒有走到終點之前，我們都不應該放棄任何可能。留存一份自覺和想像，我們會覺得自己比較像個「人」——一個還能有所作為的人。(2005: 324-5)

這個主旋律，到了第三部曲仍餘音繚繞：

〔本書〕所挖掘和反映的真實，依舊是思考「人」，與「人」的存在不能缺少的基礎。(2009: 238)

金麟不接受個人主義式的唯意志論，認為人的存在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來加以考察；但另一方面，他也拒絕過分化約的結構主義命題與極端的社會建構論，主張人的身體與命運，不應該只能被動地為結構所決定。在一片「解構／解消主體」的浪潮聲中，他的歷史社會學的考察，正是要透過對身體的省察與反思，重新建立人的主體性，從而尋求介入的能動空間(space for agency)。

貫穿金麟學術生涯三部作品的核心關懷，不外乎是一種「自我追尋」，也就是透過身體的歷史社會學考察，理解自我如何存在於當下。對於金麟這個特殊的個人來說，他要理解自我，必須透過兩條匯聚的系譜，一條是中國的歷史，一條是臺灣的歷史；⁷而透過這些具有特殊性的考察，他也同時觸及了「人在現代社會的存在處境」這個普遍性的問題。在重新閱讀金麟的身體三部曲的同時，筆者的腦海中竟不時浮現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1958)。⁸金麟的身體三部曲所遭遇的最常見的批評，是他對身體的界定不清，身體無所不在，時而與「個體」混淆。如果從鄂蘭的「勞動」、「工作」與「行動」來理解金麟所謂的「身體」在現代化進程中歷經的變化，或許是一種具有啟發性的另類解讀方式。金麟的作品，其實可說是從具體的歷史脈絡，考察了「肉身的人在現代社會所處的境況」。然而，金麟畢竟是個歷史社會學者，不是像鄂蘭一樣的政治思想家，他並沒有擊畫任何規範性的藍圖或提案，也沒有從人的存在條件中

7 筆者在前述「身體三部曲」的書評會中，將此稱為「Y型軸線的歷史社會學」。

8 這本書在兩岸各有一個譯本，分別譯為《人的境況》(2009, 上海人民)與《人的條件》(2015, 商周)。在這本極富啟發性的著作中，鄂蘭一方面歷史地考察了人的處境，一方面也在哲學的層次上論證了人作為一種類存在的條件。此處行文取其第一義，但後面的討論也同時包括了第二義。

推導出任何的行動準則，反而是謙遜地在不該發言的地方，謹守分際地打住不說。他停下來不說的部分，是值得其他人繼續思考探究的；而他的歷史社會學考察，則是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思考探究的基礎。

金麟的學術研究不斷強調「以人為本」、從人的角度出發，我們最後也應該談談他這個「人」。金麟個性真誠灑脫，是非分明，有俠義之風。筆者從金麟在UCLA的指導教授Jeffrey Alexander那裡，略聞他當年在美國的求學生活。金麟在社交上是個隨和可親之人，但在學問上卻不喜歡隨俗從眾，這個特質，在他當研究生的時候，就已經表露無遺。筆者與他共同主編《帝國邊緣》一書時，他細心負責、一絲不苟的態度，讓人印象深刻。即使罹患癌症之後，他仍不改樂觀本性，積極任事，仗義執言，讓筆者深深感佩折服。筆者慶幸自己能在學界結識這麼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共同走過一段探索知識之路，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不禁感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果金麟能容許筆者對他的作品做一點鄂蘭式(Arendtian)的詮釋與評論的話，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身體」固然是理解「人的境況」的重要界面，但身體畢竟有其局限性，因為身體會生病、老化、死亡、消滅；然而，也正是透過身體所產生的勞動、工作與行動，多樣並存的各色人等，才能夠展開豐富多彩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開創出新的歷史，生生不息。人的身體存在有其條件限制，但人的生命所活出來的歷史並沒有「必然如此」的規律，總有新的可能性等待我們去創造。金麟其人及其作品，某種意義下可說是為此做了最好的詮釋。

引用書目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方孝謙。2002。〈評黃金麟著《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期，頁627-631。

江偉平。2003。〈書評：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大歷史學報》第三十一期，頁349-359。

林書琦。2008。〈引介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歷史教育》第十三期，頁163-178。

邱振浩。2009。〈論「身體」的歷史發展進程——對《歷史、身體與國家》一書的評析〉，《現代商貿工業》第九期，頁215-16。

- 侯杰、姜海龍。2004。〈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二十一世紀》第八十五期，頁143-147。
- 黃小艷。2008。〈讀《政體與身體》——評黃金麟著《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二十一世紀》第一〇八期，頁147-150。
- 黃金麟。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05。《身體與政體：蘇維埃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
- 湯志傑。2011。〈探尋前沿的視角可能性：代替評論的回響〉，《台灣社會學》第二十二期，頁197-220。
- 雷祥麟。2001。〈評黃金麟《歷史、身體與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第二十九期，頁301-305。
- 鄭祖邦。2009。〈自由身體的追尋：評黃金麟著《戰爭、身體、現代性》〉，《臺灣社會學刊》第四十三期，頁209-219。
- 劉宗靈。2008。〈重讀近代中國：身體史的另類視角——評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年》〉，《社會科學》第一期，頁105-111。